

丁文方

著

FENGXIAOSHANG DE DAOHEN

风箫上的刀痕



济南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荣敬梓:十四五岁~六十多岁。性情稳重,儿时曾因逃避日军扫荡,来济南大伯家寄居,与日本小姑娘林田秀子结为儿时朋友,交往甚厚、互相体贴、识字学箫、两小无猜。抗战胜利后,林田秀子遣返回了日本,他回到老家——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曾毕业于华东大学。现为济南东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校图书馆馆长。再同林田秀子见面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翁。

李开文:绰号叫二愣子,十五岁~十八岁。荣敬梓儿时好友。性情直爽、豪放,后来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曾为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后又随吴化文部起义,参加淮海战役时立功,参加抗美援朝时牺牲,被迫认为烈士。

陈晓聪:十四五岁,荣敬梓儿时好友。聪明好学、好妄想,后来随其父离开济南去南京,投奔其在国民政府当要员的伯父,不幸被美军汽车撞死。

陈晓颖:十三四岁,陈晓聪之胞妹,荣敬梓儿时好友。性情温雅、胆小怕事,但又富有正义感。十七岁时被父所迫出嫁,因受虐待,染上重病,生活潦倒不堪,解放初去世。她临终时抛下一个三岁女儿,被他人领去养大后当了中学的音乐教员。

秦大年:六十五六岁、性格豪爽开朗,早年参加八路

军，任过区队的班长、县大队侦察排长、野战军团长等职。现为离休干部。

林田秀子：女，十三四岁～六十来岁。荣敬梓儿时的异国朋友。性格温柔大方。日本侵华时，曾随父母来华。日本投降后，被遣返回国，后来当了中学教师。现为日本大阪花甲协会成员，拥护中日友好，反对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林田太郎：十六七岁～六十五六岁。林田秀子的哥哥，性情不稳。早年随其父母来济南读中学，后被强征当了“皇军”，在参加扫荡强迫中国人修据点时，曾打伤宋爷爷，并走了老人的风箫，后在作战中被八路军俘获，参加了“反战同盟”。日本投降后回国当了医生，离职后被推为大阪花甲协会领袖，主张中日友好，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并用推进中日友好的行动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赎罪。

宋爷爷：生前年近八十岁。性情倔犟，德高望众，喜欢吹箫，富有爱国思想。早年曾是邓世昌大人的亲兵，甲午海战中，单枪独人杀出重围，带着邓大人的遗物——风箫返回故里，过上了半隐居生活。后来不幸被林田太郎打伤，其心上物——风箫也被抢走。老人在饥寒交迫中含愤而亡。

故事梗概

东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荣敬梓和老伴于文娴，与离休老团长秦大年等在农历九月初九老人节前夕到千佛山游览，忽听人群中有人大喊：来我省友好访问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个叫林田秀子女士晕倒了，被人们送进了佛山医院。荣敬梓回家后，回想起40多年前，他和一个日本小姑娘之间的一段动人的故事，那个晕倒的日本女客人林田秀子躺在病床上，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难忘的岁月。

荣敬梓于1942年在济南读小学时，认识了一个叫林田秀子的日本小姑娘，她家里有一只凤箫，是她当兵的哥哥林田太郎参加扫荡时，从宋爷爷手里抢来的。那箫是民族英雄邓世昌的遗物，也是宋爷爷的心肝宝贝，宋爷爷终因丢了箫怨愤而死。荣敬梓幼时曾用此箫向宋爷爷学过艺，因思念此箫而患了重病。林田秀子费尽周折，背着妈妈把箫偷出来，送给了敬梓。不久，被从前线回来的林田太郎发现，那太郎一来是出于被八路军打伤的怨恨，二来是出于对妹妹同中国小孩交朋友的不满，就对敬梓进行报复，并在凤箫上砍了一道很深的刀痕。敬梓离开济南，回到老家后，当了八路军，不久就进了华东大学学习，解放后成了一位精通近现代史的学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林田太郎被遣返回国，他长期从事医生职业，进入老年后被

推举为日本大阪花甲协会领袖，他的妹妹林田秀子回国后当了中学教师，离职后也加入了花甲协会。因他们兄妹二人从小住在中国，再加上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故而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觉得欠了中国人一份历史债，于是便在大阪等地自觉宣讲侵华战争的罪恶史，并为中国募捐图书。此次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一来是为了送书，二来也是为了访友并向敬梓、宋爷爷等人赔罪。他们正巧在千佛山相遇，然而还没来得及见面，就被人群冲散，后经省外事人员联系，秀子总算和儿时的朋友重逢了，太郎也同当年受过其害的荣敬梓、在战场上拼过刺刀的秦大年见了面，并道了歉，得到了谅解。他们还一起到了宋爷爷的坟前献了花圈，祈求宋爷爷升入天堂，并宽恕当年那些作过孽，如今已后悔莫及的人们……

班主任丁老师

——《凤箫上的刀痕》代序

马瑞芳

90年代初一个春节，几个大学同学聚会，有位师兄把丁文方老师也请来，我挖苦说：你还没受够“教育”？大过年的，把专门训咱们的请来了！

那时，丁老师是济南大学校长，跟30年前的学生聚会，他很高兴，建议行个文字游戏式的酒令：只要谁的话语里出现“不”字，谁就喝酒。

我成心捣乱，说：“好啊，我马上让丁老师说‘不’字。”我挖空心思，说了好几个必须得说“不”字的话，丁老师都不上当，无奈，我恶作剧地突然来了句：“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像丁老师那么正统的人，“不”字准会脱口而出！我得意地想请君入瓮！

丁老师却慢悠悠地说：“我反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他冷静地用了个同义词，偏不给你说“不”字！

喝酒的成了我。

同学们乐得打跌：过这么多年，你还是斗不过班主任。

我这样“造反”，有其“远因”，当年读书时，我算丁老师不得宠的学生，动不动给训一顿：要又红又专，不要重业务轻政治；要守纪律，不要自由散漫；要团结同学，不要任性等等。丁老师的感情总向老实本分的贫下中农同学倾斜。

两年前，一位同学写了几句顺口溜：“金盆银盆不如丁老师家

的脸盆；皇冠车蓝鸟车不如丁老师的自行车；佛心仙心不如丁老师爱护学生的心。”

后来知道这包含丁老师三件小事：

A、挨饿的年头，有一天丁老师的父亲替两个男生买了十斤农民傍晚处理的西红柿，在脸盆里洗了洗，两个小伙子一口气吃了个净光；

B、丁老师用自己的破自行车扶着他学车，他摔伤了，老师包伤口；

C、因为有病想退学，丁老师住到学生宿舍跟他彻夜长谈，帮他坚定学下去的信心。

这打油诗说明，大学生跟班主任的关系，有时几乎割断骨头连着筋。

那年聚会丁老师用“反对之反对”巧躲“不”字，我开玩笑说，人贵直，文贵曲，丁老师这么善于旁敲侧击，该写小说。不久，班主任果然写起小说来，用一句时髦话说还“一发不可收”。很多同学都参加了丁老师长篇历史小说《左宝贵》讨论会。北京、济南的评论家都肯定小说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正气的书，一部成功创造回族英雄人物的书，一部发扬中国小说传统尤其是章回小说传统的书。现在，小说正被他人改成 120 回的评书，被山东影视中心改成 20 集电视剧本准备拍摄，很多人建议丁老师，他自己也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写更多的回族英雄比如“铁公祠”的故事。

莫名其妙的是，他先写出了一部长篇儿童小说！

文学创作从不按计划行事，受到感动，受到触发，就诉之于笔端，自己为之如痴如醉，最后方可出现一部感动、教育很多人的好书。

这就是我看丁老师新作《凤箫上的刀痕》的印象。

大变动时代，两国人命运，装在一个传统故事中，或者说因为听到一个故事产生了创作激情。如果仅仅听到一个故事，怎么可能

创造出这么动人的、山东人民从 4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生活画面？怎么可能写出荣敬梓、宋爷爷、林田秀子、林田太郎等丰满形象？其实，丁老师不过是借那些故事框架，把他和同代人早年的生活体验写进去了。他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知不多、我们下一代人毫无所知的事，壮烈而残酷的抗日战争的历史，人物活灵活现，细节丝丝入微，情节跌宕起伏，语言通俗易懂，齐鲁古老风俗、泉城黄河风光更使小说锦上添花。大部分章节都是站在十几岁孩子的视角观察社会，颇有几分童趣，适合青少年阅读，相信这部书会像《左宝贵》一样，再次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虽有师命，学生岂敢为老师写序？写几句感想，是为代序。

1997. 9. 15

目 录

第一章：凤箫鸣	(1)
第二章：凤箫引	(20)
第三章：凤箫情	(41)
第四章：凤箫怨	(57)
第五章：凤箫恨	(77)
第六章：凤箫泣	(93)
第七章：凤箫痕	(113)
第八章：凤箫愤	(138)
第九章：凤箫别	(164)
第十章：凤箫缘	(185)

第一章 凤箫鸣

今天才农历九月初六，一年一度的千佛山庙会就热闹起来啦！

一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老翁，右手提着一只紫竹凤箫，左手携着老伴的右手，绕开那数不尽的商品展销大棚，躲开那些摆满奇光异彩货物的店铺，避开那些马戏团、武术班，以及那些听评书、玩游戏的人群，迈着稳健的脚步，悠然自得地向上攀登着……

别看那老翁穿戴得平平常常，却是教育战线上一位有名望的老兵哩！他姓荣名敬梓，1947年他刚刚15岁，就背着父母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又被送进了设在解放区的华东大学去深造，解放后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高教战线。近20年来他一直在东岳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因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颇有些名气，知识面广，校领导还让他兼任校图书馆的馆长。荣敬梓的夫人于文娴解放前也是华东大学的学生，解放后一直在市教育局工作，前不久刚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不，今天大清早，她一看天空万里无云，风和日丽，为了使老伴摆脱一下写《回忆录》的劳累，就想方设法鼓动着他离开家，名曰来赶山会，实际上是登高爬山来啦！

荣敬梓老俩口儿携手并肩，没多大工夫，就来到山下，当他看到当年曾经有尊古石佛的遗址时，心里不由得

“咯噔”一下。为了赶时间，他未及多想，很快就登上了千佛山顶峰，站在彩绘一新的歇息亭上极目远眺……

“喂！你看多美啊！”荣敬梓用那带着刀痕的紫竹凤箫，指着北面的远处，情不自禁地对于文娴吟道：正因为“江山如此多娇”，才使“无数英雄竞折腰啊”！

“你算了吧！”于文娴边向远方眺望着边对荣敬梓开着玩笑说，“你这搞历史的资料袋子，连半点文艺细胞也没有的人，竟然也胡诌乱吟起来，这可真应了‘老夫聊发少年狂’那句话啦！”

荣敬梓对老伴的玩笑不但没有在意，反而激情满怀地顺着对方的话音，大声喊道：“说的对！在这样的大好河山面前，我老夫就是要发少年狂么！”他轻轻地拍了拍于文娴的肩头，半认真半逗趣说，“幸亏你还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呢？连起码的道理都不懂！”

“啥道理我又不懂啦？”于文娴问。

“你想啊，见景则生情，情激则生狂，狂发则生灵。那灵感一来，不就产生了艺术吗？”荣敬梓一看刚才还有点发急，现在却被自己胡编乱诌引得哈哈大笑的于文娴，又打趣说，“你这傻笑样子，简直成了‘老妇聊发少女狂’啦！”

“别再满嘴里胡诌八咧啦！”于文娴拨拉开荣敬梓搭在她肩上的手，假装不高兴地说，“逗乐也不分个场合，也不怕周围的人看见了，笑话咱。”

“那好！”荣敬梓又用那带有一道刀痕的凤箫指着远方说，“那就快抓紧时间来看这边的景致吧！”

于文娴用手绢擦了擦刚才大笑时，留在眼角上的泪花，点了点头，朝着荣敬梓所指的方向望去。

那汛期刚过的黄河在蓝天下反射着灿烂的阳光，闪闪烁烁，活像一条从西天而降的金甲巨龙，一泻千里，奔东海而去。那分布在黄河两岸、被喻为“齐烟九点”的卧牛山、华山、鹊山、凤凰山、标山、药山、北马鞍山，还有粟山和匡山，在云雾中兀然而立，宛如万里长城上的烽火台，默默无语地在那里领略着人世沧桑。那位于泉城老区北部的大明湖上，绿水荡漾、烟波缭绕，只是那佛山倒影，由于高楼大厦的遮挡，再也不轻易在大明湖中映现了……

“嘿，这景致真美啊！”于文娴以充满了喜悦的口吻，抬手一指说，“你看那远处是什么？”

“那是？”

“叭嗒！”

“哎呀！你看！”荣敬梓刚想回答，突然，他那只爱不释手的凤箫被于文娴无意抬手一碰，正好磕在凉亭的石柱子上。

荣敬梓刚才那股兴致荡然而逝，只见他像小孩子那样，猛地把脸一沉，有点失态地对着凤箫仔细端详了半天，先用手心揉了揉那原有的刀痕，又指了指刚刚被磕碰的，只有经过他本人细察才能看到的那微小斑点，以责备的口气对于文娴说，“你看你——你！唉！”

要是在往常，就凭他这种不谅解人的态度，于文娴早就不让他了，可是今天却不能，她比谁都清楚这只已经很旧，被人们当作古董的凤箫在他心坎上的分量，故而她对

老伴那种使外人不可思议的责备，不但没有表现出半点不高兴，反而以十分惋惜、抱歉的口吻说，“唉！你看我这是咋啦？拙手笨脚，真是越老越没用啦！”她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托起凤箫的尾端，用右手轻轻按摩着那刀痕上又刚刚被碰出的小斑点，深情地注视着荣敬梓那充满伤感的双眼，无限懊悔地接连说着，“我真没用！真没用！”

“咳！你这是干什么？”荣敬梓看到陪伴了自己多半生，现在也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伴那副后悔莫及的模样，立刻意识到刚才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于是强打起精神，很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慢慢地把凤箫的尾端从于文娴的手中抽回来，自我开脱着说：“我不是为刚碰的这点点小疤难受，说真的我是一看见那道刀痕就伤心，就控制不住感情！”他说着又顺手摘下了落在于文娴白发上的一片红叶，正反横竖地细看了一番，随即故意把话题一转，一语双关地说，“你看，这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叶儿多漂亮！坚实透红，以我说比那些春天里的什么青枝枝，绿芽芽美得更深沉，更稳重。嗯——不！还该再加上美得更自然，更潇洒哩！”还在为刚才不愉快的小插曲而难过的于文娴没料到荣敬梓的情绪会变得这么快，而且他还能编排出这明着夸物，暗里赞人的双关语，觉得他既让人佩服又惹人好笑，于是也一语双关地说：“就是么，什么样的青枝绿叶也挡不住那一时三变的六月里的天气，忽儿晴，忽儿阴，忽儿风，忽儿雨地瞎折腾，到头来再坚实发红有啥用，还不是寒风一吹，严霜一打，落在地上任人们踩踏，要么就是让人家捧在手里当玩物欣赏。”

荣敬梓明明知道对方这是在向他发牢骚，倒苦水，却假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模样说：“算了吧！算了吧！别再借题发挥——为落叶而伤秋啦！”

“你才伤秋呢！”于文娴微笑着推了荣敬梓一下说，“你真是个三变脸儿！”

“好，以后咱老荣注意就是啦。来，让我给你奏段曲儿开开心，消消火。”

“为了让你立功赎罪，要吹我最爱听的才行。”

“你说最爱听啥吧！”

“那就先来一段《春江花月夜》怎么样？”于文娴略加思索，微笑了笑急忙改口说，“还是先来段《四季歌》好！”

“你说好就好！”荣敬梓从衣兜里掏出一幅洁白的丝绸手绢，十分精心地把凤箫细细地擦了一遍，随即端正身子，双手稳稳地将箫管托到与胸部形成 50°角的位置，然后端起保温杯喝了口茶水，半闭双目，平心静气，找了找感觉，说了声“在下从命啦！”便忽急忽缓、忽强忽弱地运用着丹田之气，两只手上的七个指头交替起落着，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那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乐曲中去了……

于文娴边轻轻地拍着双手，边情不自禁地寻找着旋律，把调门儿压到最低限度，和着箫音哼了起来：

.....

秋季里来荷花香，
大姑娘夜夜梦家乡。
醒来不见爷娘面，
只见床前明月光。

冬季里来雪茫茫，
寒衣做好送远方。
血肉筑成长城长，
依愿做当年小孟姜……

那凄凄楚楚、悲悲切切中又充满了怨愤的箫声，随着秋风，伴着翩翩飞舞的红叶，透过松林和草丛，飘向四面八方……

“喂——那两位老同志啦！”正在荣敬梓同于文娴一奏一和时，从亭子下边的人群中走出一个 70 来岁的大个子老者，只见他跨出人群，边稳步攀登上石阶，边仰首喊道，“到大后天就是咱们的老人节啦，咱来一段大噪高调儿好不好？”

黄河北口音？老乡。荣敬梓心里随想随说：“咱们人都老得快没牙啦，当年学的那些陈词烂调都快没人听了，哪能还会什么大噪高调啊？吹两声，哼两句不过是自己哄着自己玩玩罢了。”

“你看，你看！”于文娴不好意思地看了荣敬梓一眼说，“这不，叫人家笑话上啦……”

“这位女同志可不能这么说啊！”那位 70 来岁的老者用手绢擦了擦鬓角上的汗珠，兴致勃勃地说，“俗话说，不冤不欢，不狂不乐么！到了咱们，不，不，你二位还小几岁呐——应该说是到我这把年纪的人，自己不会找乐还行吗？”

“你真是老乐天派！”荣敬梓指了指凤箫说，“看来你也喜欢它？”

“不，不！”那老者挺了挺胸脯，摇着头说，“我这玩了半辈子枪杆的人，对什么箫啊，笛啊，琴什么的，这些玩艺儿，咱是只会听，不会耍。”

“依我看，你这位老同志一定会唱两口啦？”刚才还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一看那老头无拘无束、乐和和的劲儿，情绪立时就放松下来的于文娴插话说，“要不你怎么会自己找乐呢？”

“要说我会唱两口也行，不过我一张口，就能把人们都吓没了影。”

“为什么？”荣敬梓和于文娴异口同声地问。

“哈哈——哈！”亭下的几位老年人哄然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个人冲亭上大声嚷道：“他要一放开嗓门啊，能震得地动山摇，能吓得马惊车、牛乱套，小孩子哭得哇哇叫哩。”

“喂！你先别唱好吗？”亭下的另一个老头，仰着脸冲着亭上那位乐天派喊道，“要不，震聋了俺们的耳朵，你秦大年可要负责呀。”

“他姓秦？”荣敬梓心里想，原来他和亭下边的那群老同志是一伙的啊。

“好啦，我们都捂上耳朵啦！”

“老秦快张大口吧！”

亭下的人们乱喊着……

“老秦同志，那就来一段吧！”于文娴也趁机打趣地说，“看来今天你不光是自己找乐啦，还得哄着大家乐呢。”

“老同志是不是济阳县人？”荣敬梓紧赶着问。

“对！我是济阳北半部的曲堤人。”老秦乐和和地看着荣敬梓说，“怎么，你也是咱济阳的？”

“对，对！我老家也是济阳——咱们是老乡。”荣敬梓使劲抓着老秦的手说，“咱可不能两眼泪汪汪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过去的事。”老秦使劲摇着荣敬梓的手说，“现在是老乡见老乡，能帮咱就帮的时候啦。”

“请问！你啥时候参加革命的？”荣敬梓急问。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呗。”老秦回答。

“原来是老革命啊！”于文娴很敬佩地说。

“你在咱本县干过区队没有？”荣敬梓又问，“能不能给咱说说打鬼子的故事？”

“区队、县大队咱都干过。”老秦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今天不是时候，等有机会你到我家，咱老兄弟俩泡上壶好茶，我再仔仔细细地给你说说，在咱老家打鬼子的事。”

“嗯！你——”荣敬梓的脑海里闪电似地想着自己童年时听到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可是已经 50 多年过去了，就是再碰巧也不会碰巧到大海里能捞到绣花针，大兴安岭和秦岭相遇的程度啊。于是就没好意思再往下问，但心里却埋下了个大“？”号……

“喂！怎么铁叫子哑巴了？”

“我们的耳朵作好准备啦。”

亭子周围的人们督促着。

“看来他们抓住我不放啦。”老秦笑了笑对荣敬梓说。